



很多故事到了最后，
都不是我们初时想象的样子

伤情才子郁派继网络最具争议长篇《苹果酿》后

2011年暖殇巨作《暖暖》震撼上市

与梁静茹、痞子蔡一起感怀小时光

“来得及说对不起，来不及说我爱你”

贵州人民出版社



暖 暖

郁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暖暖 / 郁派著 .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1.3

ISBN 978 - 7 - 221 - 09377 - 6

I . ①暖… II . ①郁…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6575 号

书 名	暖 暖
著 者	郁 派

责任编辑	程 立
------	-----

策划编辑	一 航
------	-----

文字编辑	张 燕
------	-----

装帧设计	谢 滨
------	-----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	---------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	----------------------

经 销	新华文轩
-----	------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规 格	880 × 1240 毫米 1/32
-----	--------------------

字 数	115 千字
-----	--------

印 张	9
-----	---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	---------------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	-----------------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377 - 6
-----	--------------------------------

定 价	22.80 元
-----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总有一些发生了却负担不起的事情 / 001
- 第二章 年轻的天空是一片干净的纯白 / 026
- 第三章 成也冯天柯，败也冯天柯 / 059
- 第四章 歇斯底里的青春没有出口 / 089
- 第五章 擦鼻涕也要豪情万丈 / 117
- 第六章 爱我的人都是英雄，我爱的人却是懦夫 / 144
- 第七章 一群人的狂欢是一个人的孤单 / 170
- 第八章 微笑着听你说你们间的爱情 / 195
- 第九章 终究要亲自受伤，才会学着成长 / 227
- 第十章 故事的最后，我们都哭了 / 268

第一章

总有一些发生了却负担不起的事情

命运是个爱捣蛋的老头，他喜欢在最不该发生意外的时候给我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有的人总是付出很多很多，却得不到同等价值的回报；有的人总是比别人更坚强，却背负着越来越重的压力；有的人总是比别人善良，却一次又一次被无情欺骗……

我们的青春，好像是老头儿最喜欢玩弄的对象，于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不可能风平浪静静默无声，年少的时光里，总有一些发生了却负担不起的事情。

01、关于苏暖暖

我和苏暖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用她的话说，从我还在穿开裆裤起，我们就打上交道了。

在我之后将近二十年的美好岁月里，每当跟苏暖暖僵持不下的时候，苏暖暖就以“看过我身上的零部件，要将这件事公布于众”为由威胁我认输或者就范，以至于十几年里，我一直对苏暖暖言听计从。早知道苏暖暖三岁开始就对我居心叵测图谋不轨，我就不该在四岁时吵嚷着还要穿开裆裤。

好说歹说我晏北扬也是扎根在农大这块沃土上撼也

撼不动的校草，被苏暖暖这样一个小丫头片子成天奴役成何体统。那天我壮着胆子对坐在身边看小说的苏暖暖说：“我说暖暖，你看你头两年就已经十八一枝花了，撇开你那微微有些臃肿的身材不说，也算是个美女吧，你总该有个约会什么的吧？”脸蛋有些婴儿肥，手臂有些发胀，腰部不够苗条，这是苏暖暖未能跻身一流美女行列的罪魁祸首，也是她心中最大的隐痛。

苏暖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踢了踢脚边的石子，“晏北扬你知道吗，我最讨厌你这拐弯抹角的性格，明明自己有约是不是，行，我放你两天假！”

苏暖暖答应给我放假的那一刻我欣喜若狂，我想多半是十几年来养成的奴性在作怪。

不过即使是我这样的校草，整天在苏暖暖的身边打转，也自然而然地被当成了苏暖暖的专属物，哪还有校草的风光。我之所以向苏暖暖请假，是因为冯天柯约我一起去世纪城抢购《英雄岛》的八折点卡。

02、关于冯天柯

冯天柯是那种在公众场合可以装着不用吃喝拉撒、

不会放屁的帅哥，而私下里却干一些无比齁齁的事，还不以为耻的无耻青年。也不知道是哪路神仙搭错的路，这个无耻青年竟成了我的室友、班足球队队友兼死党铁哥们。冯天柯曾经解释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问他是什么，他无比严肃地跟我说，是因为帅！当时我们坐在女生楼下的双杆上，笑得无比猥琐。

冯天柯六点钟吵我起床，说世纪城八点开门，我说：“哥们，到世纪城不过半个小时的路程，你至于吗？”然后冯天柯说了一句无比雷人的话，“帅哥出行，哪能不打扮一下啊！”在自恋方面，我自认站在冯天柯面前，不过是书童而已。

不过很多时候自恋并不值钱，就像那天我和冯天柯做足了准备，无比优雅地赶到世纪城，却被那个肥嘟嘟的保安一句话打击到了地狱。亲爱的保安大哥用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看着我们两个，然后说了一句令我们无比绝望的话：“抢购日在 17 号，不是 7 号。”

我狠狠地瞪了冯天柯几眼，乐观的冯天柯过来安慰我，“嗨，算啦，不卖就不卖嘛，有什么了不起，走，我们逛街去！”冯天柯说出这句话，我恨不得拿刀砍了他，让我这样一个帅哥陪你一个男人逛街，没搞错吧！

03、关于苏暖暖、冯天柯和晏北扬

我不得不承认冯天柯特别能忽悠，他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小两口过的挺好，给他忽悠分别了，就连我这个上一秒骂着他的人，也被他忽悠着一起上街了。

陪冯天柯逛街，我如芒在背，而冯天柯却悠然自得。他在一家女鞋专卖店停下，随手拿起一双鹅黄色的带兔子耳朵的棉质休闲拖鞋。作为一个身高显然接近一米七五的大男生，拿着这样一双鞋，是相当令人费解的。更神秘的是，我听到他认真地对店主说：“老板，我就要这双鞋！”我还没来得及把张大的嘴巴调整好，就听到那个眼睛眯成缝儿的老板冷淡地说：“88。”

冯天柯此时的脸色变得无比痛苦，出门的时候我亲眼所见，他不过带了50块钱而已。当他把目光转向我，很明显要向我求助的时候，我知道把钱给冯天柯无异于肉包子打狗，于是我想也没想就把头转向了门口，然后我就看到了苏暖暖。她那一头长长的枣红色的卷发在店门外的阳光下熠熠闪光，淡蓝色的牛仔裙，跟皮肤同样颜色的丝袜，磨旧的牛仔外套下是一件纯白色的卡帕T恤。

“北扬，你不是约会去了吗？怎么跑到这个鞋店来啦？”苏暖暖的语气里有三分得意，七分讽刺。我想很多男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吧，买私人用品的时候被女生看见，然后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我无奈地朝冯天柯指了指，“还不是这家伙，说什么要来逛街，然后又要买什么拖鞋。”

苏暖暖笑意盈盈，“哦，你说的约会不会就是跟他吧！从小到大我也没觉得你性取向有问题啊！”苏暖暖在公众场合如此损毁我的形象，让我有些愤愤然，不过对苏暖暖，我已经完全没有脾气了，我说，“我又没说来约会的，是你一厢情愿想当然好不好。”我说话的神情和语气真的很像刚出嫁的小媳妇，我自己内心也在咒骂自己为什么这么不争气。

苏暖暖没有继续跟我斗嘴，当听说冯天柯手里拿着的拖鞋要80多块的时候，她的正义之心大起，愤然开口道“你抢钱啊，这鞋最多值40。”然后她冲着冯天柯挥挥手，作出一副包在我身上的架势。她用娴熟的小市民砍价风范一路砍到了50，直到冯天柯买下，她才侠女一般转身，对我摆了一个胜利者的pose。

冯天柯用无比崇拜加色迷迷的眼神死死地盯着苏暖暖，哈达子都快流出来了，他使劲地拽住我的衣袖，“哥

们，这么漂亮的美女也不给介绍一下。”我多想告诉他，“漂亮”和“美女”用在一起形容一个人是错误的语法，可还没等我开口，冯天柯倒是自顾地介绍开来：“你好，我叫冯天柯，是晏北扬铁哥们，敢问姑娘芳名啊？”冯天柯这样没有内涵的人说出文绉绉的话，让我全身只起鸡皮疙瘩。

“我叫苏暖暖。”苏暖暖简单地回答道，她看到冯天柯拎着那双鹅黄兔儿拖鞋，忍了很久硬是没有忍下好奇心，不由地悄声问：“这个，是送给女朋友的？”

冯天柯摇摇头，说：“跟晏北扬一样，光棍一条。这个是送我妈的，母亲节礼物！”此时此刻，我真恨不得将这个自己下地狱还要拉我垫背的王八蛋剁成肉酱，重色轻友的极致也不过如此吧。

“敢问你母亲贵庚？”苏暖暖窃笑了一声。

“40。”冯天柯回答地字正腔圆，然后苏暖暖拧着我的手臂强忍着笑。而我刚才的愤怒加上此刻的痛楚，眼泪差点就流了出来。

或许从一开始我就应该明白，冯天柯和苏暖暖都是那种重色轻友到可以无视我存在的人。你说我晏北扬怎么就这么杯具，身边尽是些吃了肉不吐骨头的小人。

那天是苏暖暖、冯天柯和我三人的第一次会面，冯天柯提议我们一起去中心路的玻璃水吧里喝奶茶，他请客。苏暖暖使劲地点头，而我使劲地摇头，苏暖暖附到我的耳边，轻声地问：“有便宜不占，这不像你的性格啊？”

我也附到苏暖暖耳边，轻声地告诉她，冯天柯口袋里的钱已经全部花在了那双鞋子上，就算喝奶茶也是他请客我们付钱。

“喂，你们两个叽里呱啦说什么悄悄话呢？喝奶茶去吧！刚才你帮我砍价，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冯天柯说着就要拉我们走，也不知道这哥们是不是记性不好真的就忘记自己钱包已经空了。

“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先回学校了，你们去喝吧！”我找了一个借口打算走为上策。

“不行！”我这个保钱包的举动被冯天柯当场否决，此时此刻，我方才确定这家伙知道自己袋中无银。

“你能不能别整天说大话，出门就装逼，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说话跟放屁似的，放屁还有味呢，你连味都没有！”我暗暗地骂了冯天柯几句，当然，这么难听的话我没让苏暖暖听见。

“算啦，这么热的天，还要拐那么远的路，这杯奶

茶的代价也太高啦，我弃权。”苏暖暖站在了我这边，其实是给冯天柯一个下台的机会。

“这样啊，那我只有下次再找机会报答了。”在兄弟和女生面前，冯天柯永远是两副模样。在宿舍里，冯天柯是出了名的吝啬鬼，要从他口袋里拿出两毛钱买冰棒，都比登天还难。

下午我跟苏暖暖一起在食堂吃晚饭嚼嘴皮根子，我问她上午为何还价还到50，以你拜金主义的气势，完全会从20块钱开始还起。

苏暖暖心虚地支吾了半天，才弱弱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个冯天柯，他长着就一张不宰他就让人痛楚的脸。”

虽然我觉得苏暖暖的话没有什么不妥，而且毫不客气地贬斥了冯天柯那个厚颜无耻的家伙让我感觉很爽，不过我还是假装一副对苏暖暖不满的样子，我说：“不就是长了跟我一样帅气的脸嘛，在你的眼里，难道长得帅气也有错吗？”

苏暖暖拿着筷子的手停了一下，低着头眼珠子往上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04、大熊和成晓霏

我跟冯天柯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窝在大学校园里毫无所长纯粹为了混文凭的废材，而我是带有文艺气质有内涵的废材，比如说，我会去图书馆看书，会去校门口那家新开的书店逗留，会在小报小刊上发些酸不溜秋的文字，而这些，都是冯天柯的禁地，他是那种看到文字就犯晕的人。

跟我一起喜好文艺的，还有大熊。大熊是我除冯天柯之外最好的哥们。人如其名，身高不到我耳际，却比我足足重了20多公斤，青春不在，青春痘却还在。他这个人自尊心强，据说上高中时有一次作文得了满分被作为范文编入小册全校人手一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铁定了心跟文字结缘，后来便考到了我们学校的中文系。

其实大熊成绩并不好，能考进我们学校完全是因为中文系是刚开办的专业，而在我们农大，傻子都知道，所谓的中文英语，都纯粹的学校胡诌出来的烂专业，可能连一名本专业出身的教师都没有，所以只要有勇气报考，学校就有勇气接收，反正学校只负责收你四年学费，又不负责四年后你做什么工作。

和那些一入大学就大骂被学校骗了、想方设法转专业的人不同，大熊至今还相当热爱他们那个专业的一切，哪怕是别人说一句中文系的不好，他就会和你争得面红耳赤。

黄昏的西南边缘小城，眼前是一条不知起源也不知去向的河，远处的寒山上能看到日落，和偶尔划过的几只白鹭，街巷的两边，依然充斥着小商小贩们撕裂的叫卖声、麻将跟桌面的碰击声和猜拳碰瓶的声音。

摆在桌面上的两只啤酒瓶已经见底，大熊举手唤来大排档里的小妹，让再加两瓶，他用牙齿帮我开了啤酒，长长的头发一甩，问我，要不要吃榴莲？我和大熊坐的位置，正前方是一个水果摊，满口黄牙的老板正干净利落地剥一个榴莲。

我接过他给我递过来的啤酒，回道：“别装了，想哭就哭出来吧，你知道的，我从来不碰那玩意。”

对一个朋友信任的深浅，不是看你会不会对他笑，而是看你愿不愿意当着他的面哭。我和大熊曾经无数次地肯定过这个命题，可是真正到了伤心时，却不愿意去践行它，不是对彼此不够信任，只是因为男儿有泪不轻弹。

大熊低下头苦涩地笑道，眼泪就透过长长的睫毛瞬

间遗落下来，把旁边玩耍的小朋友吓了一跳，约摸过了两秒钟，他抬起头，眼圈红红地跟我碰杯，他说：“我真的有这么差吗？”

我摇了摇头：“你不差，只是那些老爷子不识货。”

“北扬，我以后再不要像今天一样跟你两个人坐在这里了。”大熊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包“骄子”，抽出一根伸手递给我，我看了看他，叼在他嘴上的香烟的点点星火占据了所有的光线，让我看不清他的脸。我推了推他的手，说：“我不会抽！”

我话还没说话，就听见大熊被烟呛到不停地咳嗽，“没事，我也不会抽，装B。”他朝我会心地笑道。没有什么理由，就凭着整整一晚上也没有见到的大熊的这张笑容，我接下了烟，然后他硬扯着要亲手给我点燃。

回来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校门口那家新开的书店还没有打烊，转过脑袋的刹那，我已经被大熊拉到了店门口。

大熊跟我不一样，他是个有信仰的人。

书，就是他的信仰。

大熊爱书如命，即使是在失意的时候，也不会改变对书的初衷。

大熊的这种执著让我觉得，其实我是个伪文艺。

我将在门口时小熊递过来的香烟含在嘴巴上点燃，空气中瞬间传来一股烧焦难闻的味道，我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倚在书架的一角漫不经心地浏览起来。烟灰不小心掉落在书页里，吓得我手忙脚乱地乱抖，然后四周观望有没有人发现我的囧样。

成晓霏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等我发现她时，她已经站在离我不到一米的距离，双手交叉在胸前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应该都没有逃过她的眼睛。她很有礼貌地对我一笑：“先生，书店里不允许抽烟。”

黄色的短筒小马靴，白色的西服职业装，同这个女孩的脸蛋很搭，窈窕的身材，十九二十岁女孩特有的无暇脸蛋，长长的睫毛，盈盈的眸子，发梢垂落下来，盖住了大半个额头，淡蓝色的胸卡上印着三个清晰的字眼：成晓霏。

没有丢掉烟头，相反的我移动了下身子又吸了一口说：“那，这儿能吸吗？”我是明知故问，大概所有的男孩子都曾像我一样耍过这么拙劣的伎俩，在令人惊艳的女孩面前手足无措而又要装出一副毫无所谓的样子。

成晓霏还是微笑着说：“抱歉，书店里的每个地方都不准抽烟。”